

重报艺术志
口述

「摘取诗学王冠的人」吕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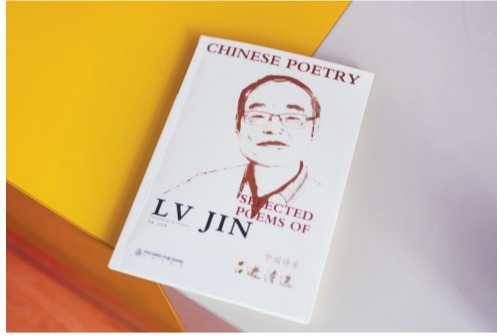
守住梦想，守住心上的阳光



人物名片

吕进，1939年生人，著名诗评家，西南大学二级教授，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，中国第一家新诗研究所创始人，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。曾任中国文联第六届、第七届全委委员，1997年重庆直辖后第一届市文联主席。

出版专著编著44部，发表论文与随笔491篇，先后荣获第7届世界诗歌黄金王冠、“百年新诗诗学贡献·理论贡献奖”“中国当代诗人杰出贡献金奖”“中国当代诗魂金奖”以及博鳌国际诗歌奖等奖。



▲《吕进诗选》。本版图片由何赛格摄影、翻拍/视觉重庆

“两只黄蝴蝶，双双飞上天……”1917年，《新青年》第2卷第6号发表的胡适《白话诗八首》之《蝴蝶》，让中国诗歌从遥远的古体诗时代一下子“飞”到了白话诗的新时代，开创了中国诗歌新纪元，一举打破中国古典诗歌格局，融入世界现代化的大视野，形成与欧美近现代诗、中国古典诗歌相互参照的诗歌话语系统，涌现出了大量杰出诗人和大批优秀作品。

例如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、朱湘的《采莲曲》、刘半农的《叫我如何不想她》；20世纪50年代，乔羽的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、艾青的《礁石》；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，余光中的《乡愁》、舒婷的《致橡树》、雷抒雁的《小草在歌唱》、海子的《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》……可谓群星灿烂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

自由、便于书写、现代情怀……新诗的诸多优点，使其迅速占据诗坛的主流位置。

“受此影响，我自幼就喜欢新诗，读小学时就开始发表诗作。”吕进回忆道。

1939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的吕进，先后在川西实验小学、成都七中读书。

中国文坛至今还广为流传着一则有趣的故事。20世纪50年代初，吕进向《川西说唱报》投稿，得编辑部回信，约他面谈，信件署名“茜子”。吕进兴奋不已，找了好久，才找到位于成都布后街的《川西说唱报》编辑部。

待他走进编辑部，编辑们大多已下班，只有茜子还在等他。两人一见面，茜子大惊：“你是吕进？”他完全没想到，自己等到的作者竟是一个小孩（彼时，吕进还在上小学），之后他还拍着吕进的脑袋调侃：“以后找不到布后街，你问警察叔叔就行了嘛！”

有趣的是，30多年后的一天，吕进突然接到茜子寄来的挂号信，是诗稿，求指教，抬头写着“尊敬的诗评家吕进同志”。估计茜子早已忘记了吕进，吕进赶紧回信：“我就是当年那个投稿的小男孩啊……你可是我的启蒙老师之一呢……向你问好！”

中国新诗虽从发轫开始就一路高歌猛进，硕果累累，但置身于中华五千年文化，只是沧海一粟，一时半会也难以逾越唐诗宋词的高峰，因此常常遭遇质疑和诘难，至今仍仍在争议声中步履蹒跚。

时代在变，文学在变。作为文学中最敏感的诗歌，自然需要总结经验、加强研究，不断探索。

即便条件如此艰苦，吕进仍带领全所师生不断开拓进取，逐渐积淀起该所诗歌研究的学术和人文传统，并内化成为一种品性。

与创作界相一致，20世纪80年代，中国诗学理论界在先锋派与传统派的“中间”，第三派悄然集结，并以前瞻而稳健的理论姿态，很快引起人们广泛关注，形成“两头小，中间大”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学者古远清先生语）的格局。

这一派正是吕进领军的“上园派”。“上园派”的名称来源于北京上园饭店。1984年、1985年，吕进与国内一批知名诗评家在上园饭店两次聚会，并于1987年在重庆出版了《上园谈诗》一书来阐释他们的诗学主张，由此形成中国诗学界著名的“上园派”。

在阐述“上园派”的理论核心和诗学精神时，吕进表示，“上园派”主张，“坚定地继承本民族的优秀诗歌传统，但也主张传统的现代转换；大胆地借鉴西方的艺术经验，但主张西方艺术经验的本土化转换。”正是由于上园派诗学观念的内核是主张两种“转换”，“上园派”又被称为“转换派”。

基于此，该派“主张新诗既要民族化，也要现代化，既要立足于传统，但又不能株守传统，抱残守缺，而要横向借鉴于西方”。也正是这种“转换”和中西兼备的特点，使“上园派”的理论主张具有开阔而厚实的诗学基础，也使其诗学主张具有广泛的适应性，进而展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和合理性。

为此，臧克家在《吕进的诗论与为人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吕进同志，就是为人所瞩目，为我为我所尊重的其中之一。（我们）岁数差距很大，之所以能成为忘年之交，是由于对文艺的看法、诗歌的观点基本一致。近几年来，文坛上不论创作还是评论方面，五色炫耀，议论杂陈，各执一端，令人心感而目迷。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之下，吕进同志能以他的洞察力，对各种现象分析研究，是其所长，非其所非，态度比较科学而公允……每读吕进同志的论文，觉得心平气和，说理明晰，文字也颇精炼优美，富于吸引力。”

泰国著名诗人盖孟·塞他翁也为吕进著诗言：

新诗重镇的山城/一座龙族新诗形象的坐标/俯瞰/一首熟悉醉人的新诗/仰观/一束穆斯林灵光的聚焦

铜像则是吕进70寿辰的时候，他的学生们特地请四川美术学院专家制作，充分展现了学生对他的爱戴。

据介绍，吕进创立的中国新诗研究所，截至目前已培养了超过600名博士、研究生，并逐渐成长为中国诗坛的一股中坚力量。

学生刘启慧聊起恩师，“爱生如子”的故事不胜枚举：一个学生远道而来，他亲自下厨，煮一碗热乎乎的面条；一个研究生5000字的论文，他横批竖改，密密麻麻，批语竟达3000字之多；听研究生阐述不同学术观点，天南地北，任其挥洒，从不嫌费时；与学生论诗歌、谈人生，推心置腹，沙哑着嗓子也要侃上一两个小时。在吕进看来，“这是职业享受！”

“他也劝过学生。如做错了事还想狡辩，他准会对你一阵闪电雷鸣，又一阵微风细雨。软硬兼施，我们学生最怕吕老师这招。说也奇怪，我们偏又喜欢他。他忘记了自己的生日，可学生总是记得，一哄而至，带来了蛋糕，带来了花篮，也带来了笑声……”刘启慧说。

旅英诗人虹影还为吕进的铜像写了一首题为《地平线——祝吕进老师生日快乐》的诗：你隐在大理石后/可你不是石头，我看见你这一生所经之路/年轻的鹰排成队列飞行，双翅因为感动沾有泪

工匠在辛苦地工作/太阳滑入云峰/太阳生在我们手掌上，这时工匠雕刻的一个名字/被我们不停地怀想

誉满海内外，接通诗学的中国血脉

真正的人生没有冬季/只要心中永驻春天的阳光/头上的华发为一叶白帆吧/生命属于不停的远航（摘自吕进《冬树》）

创立“上园派”理论，造就诗坛中坚力量

有一尊铜像/由诗经和郢乐铸成/时光灵动，镌刻在/昆仑的前额/比五千年/更加悠长……（摘自王小佳《有一尊铜像》，献给吕进70寿辰的诗）

步入吕进的书房，除了卷帙浩繁、汗牛充栋的书籍外，一顶王冠和一尊铜像，格外引人注目。王冠为仿照韩国古代伽耶王朝的王冠，由纯金打造，是世界诗歌研究会颁赠的全球最高诗歌奖项——“世界诗歌黄金王冠”。获得此奖，吕进是中国第一人，被誉为“摘取诗学王冠的人”。

那么，吕进为何能荣获这项大奖呢？这与他和他领衔的中国新诗研究所潜心治学有关。吕进回忆，研究所成立之初，只有外语系腾出的一间房，兼具教室、办公室、资料室、会议室等诸多功能。房内设施更是极其简陋，都是从废旧家具堆中“淘”来的。

“回顾我这一生，其实就干了三件事：写诗、评诗、教书。这也是我引以为傲的三件事。”访谈接近尾声，吕进感慨道。

2012年，72岁的他才退休。退休前，校长曾找过他，建议他申报“资深教授”，这样就终身不退休。但，他婉拒了。

可是，他的退休生活并不轻松，除了不带研究生，一切照旧，好像事情还更多。学术会议、约稿、约讲、评审等，一个接一个；全国诗歌座谈会、鲁迅文学奖评审等诗歌界重大活动一个都少不了他，他只能延续着自己紧张的生活节奏。

近年来，他几乎年年都有新作问世，因此也被誉为诗坛“常青树”，如他撰写的《现代诗学：辩证反思与本体建构》《吕进重要诗学论文精选》《吕进序跋选》等著述，广被业界引用；他担任第一主编的《爱我中华诗歌鉴赏》《新诗300首》《外国名诗鉴赏辞典》《新中国50年诗选》《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手册》等10多种书籍，广受好评；他出版的《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》，是国内第一部地域新诗史，产生了很大影响；他出版的多卷本《吕进文存》，现已被中国现代文学馆、北京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多处收藏；他的诗选、散文集《岁月留痕》《落日故人情》《多少话留在心上》等，收获了大量“粉丝”（北京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陈淑淑为吕进的粉丝取的名）。

研究吕进的著作也在陆续问世，如张德明、姚家育的《吕进诗学研究》，熊辉的《人淡如菊：漫话吕进先生》，向天渊的《吕进诗学思想研究（上）（下）》，泰国诗人曾心的《诗学隽语与泰华诗歌》，王珂主编的《〈名作欣赏〉别册：吕进画传》等，都十分引人注目。

吕进还先后应邀到日本九州大学、俄罗斯莫斯科大学、韩国延世大学、美国俄勒冈大学讲学或访学。他的诗歌论文和诗歌先后被译成多国文字，在美国、韩国、日本、马来西亚、印度、新加坡、菲律宾、泰国等多国出版发行。

泰国诗人曾心写道：“几十年来，吕进在中国诗坛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影响，持久而不衰。有人说，西南大学并不在北京，但是吕进在遥远的重庆发出的声音总是受到全国关注。”

韩国学者许世旭说：“吕进在中国诗坛是一座高山，众人敬仰。”日本学者岩佐昌隆称：“我喜欢吕进这位诗人，诗歌评论家，喜欢他的博学、坦率、热情和幽默。他的这些性格特点是通过跟他的极平凡的交往中体会到的，我正是通过他了解了新诗所。”

“一百多年来，中国现代诗学获得了进展，在中国这个‘诗国’里很不易。但是从本应达到的高度来苛求，又应当说，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速度远不够理想，至今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，对新诗发展的影响也非常有限。”吕进说，究其原因，现代诗学从诞生起一直没处理好妥协和两大资源的关系——

长时间以来，中国现代诗学存在简单“搬运”西方诗学的“丢却自家无尽藏，沿街持钵效贫儿”的现象；与中国传统诗学断裂，使得中国现代诗学没有来路，没有积累，没有厚度。

在他看来，创构中国现代诗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前提，是在与西方诗学的比较中把握中国传统诗学的精髓，构筑民族性的新诗理论大厦。

就艺术性而言，诗与人类的其他表现领域——艺术（建筑、雕刻、绘画、音乐）、哲学、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、思维科学、宗教等存在着内在联系与相互影响；就民族性而言，诗作为人类心灵的艺术，如同它在艺术性上常常超出文学范畴一样，又常常超出国家疆界——有如人们常说的那样：“诗人有祖国，诗歌无国界。”因此，中国新诗理论体系只有在有一个广阔、开放的视野中才能确立。

“不去本土化处理西方诗学的精华，而是生硬地照搬西方诗学的理论框架和把玩西方诗学术语，看轻现代诗学的中国血脉，这样的诗学并不能将新诗引向发展。”唐人不言诗而诗盛，宋人言诗而诗衰，与传统诗学的血脉脱节的诗学，只能造成新诗创作和新诗运动的衰落。接通中国血脉，实在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当务之急。”吕进说。

如今，杖朝之年的吕进仍忙碌在诗歌道路上，坚守着他的人生信条：心中别有欢喜事，向上应无快活人。



中国新诗研究所第一届所务委员会召开（右二为吕进）。



吕进（左二）给研究生讲解诗歌，这些学生不少成了中国诗坛的中坚力量。



人物口述精彩视频 扫一扫 就看到

□韩毅

守住梦想，守住人生的翅膀/守住梦想，守住心上的阳光……纵有严寒，守住梦想的花/也会在冰天雪地里开放……

10月21日，在北碚龙湖紫云台小区，秋日暖阳不浓不淡地均匀洒在中庭花园，把葱郁的草木染成一片金黄，含韵婉约，自带诗意。

小心翼翼地叩开吕进的家门。这位与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并称为中国诗坛“南吕北谢”的著名诗学理论家，是中国第一家新诗研究所创始人。先生开门，笑脸相迎，温文尔雅，让人如沐春风。

“这个访谈，我们约了大半年，让你们等久了。”他的言谈举止，充满学者风范与温和宽厚之态。

虽已著作等身，但吕进一直在为新诗奔忙。前不久，尽管因故缺席了在河南郑州举行的第七届中国诗歌节，但他仍郑重地以书面形式作了发言——

“唐人不言诗而诗盛，宋人言诗而诗衰”，接通现代诗学的中国血脉，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当务之急。”他的这一新论断，再次震惊全国诗坛，应声连连！

这也是他对“新诗往何处去”的新解，以及对本文开篇引用他的著名诗作《守住梦想》的最新回应。

创办首个新诗研究所，让臧克家“我心甚慰”

你的名字是夜航者前方的灯/闪耀希望，燃烧热情……将你的名字刻在我们心上/让它融进每个人的生命（摘自吕进《你的名字》）

“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、汉乐府，到唐诗、宋词、元曲，中国诗歌一直是多元的世界诗歌的精彩一元。而百年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，理应承担精彩。”简短寒暄后，访谈正式开始。

吕进融汇中西、贯通古今的渊博学识，让人很快陷入诗学的汪洋大海。

“华语诗歌遍及全世界，在中国、东南亚和欧美发展得尤其好，而源远流长数千年的中国诗歌是世界华语诗歌的来源和母体。”吕进说。